

苏联民間文学論文集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編



苏联民間文学論文集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京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94 字数31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4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7)1.50元

目 次

列宁論民間口头文学	邦奇·布魯耶維奇作 刘辽逸、程代熙譯	(1)
斯大林論民間文学	E. 瑪卡洛瓦作 郑效洵譯	(29)
加里宁論人民創作	A. 开也夫作 連樹声譯	(37)
党为爭取哈薩克苏維埃民間創作的形成和 發展而斗争	3. 阿赫麦托夫作 洪 禾譯	(64)
个性的毁灭	M. 高尔基作 穆灵珠譯	(74)
論人民創作的劳动基础	M. 高尔基作 曹葆华譯	(91)
論古代史詩中宗教和神話的因素	M. 高尔基 作 連樹声譯, 鮑群校	(97)
談故事	M. 高尔基作 孟 昌譯	(104)
普希金与民間文艺	H. 布洛茨基作 高 駿 千譯	(117)
普希金与民間傳說	M. 阿扎多夫斯基作 呂 炎譯	(126)
別林斯基論民間文学	H. 科列斯尼茲卡娅作 余耀孙譯, 刘辽逸校	(135)
車尔尼雪夫斯基論民間文学	B. 古雪夫作 立 明譯	(147)
杜勃罗留波夫論民間文学	B. 古雪夫作 张敬銘等譯	(171)
論人民創作对研究人民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张紫晨譯, 連樹声等校	(201)

論人民創作	B. 契切罗夫作 連 樹 声 譯	(221)
人民創作的研究問題	B. 契切罗夫作 連 樹 声 譯	(230)
文学和民間口头創作	B. 契切罗夫作 朱 方 譯	(256)
苏維埃民間創作的历史材料	B. 契切罗夫 作 刘錫誠、馬昌儀譯	(283)
論俄罗斯民間文艺学史的研究	B. 古雪夫作 刘 錫 誠 譯	(320)
劳动是传统魔法故事中社会理想的基础	Л. 普什卡辽夫作 蔡时济、沈 笠譯	(340)
論童話	Л. 納吉什金 作 王易今、卢竞如譯	(384)
苏联艺术童話的任务	Л. 納吉什金 作 余繼孙譯, 刘辽逸校	(414)
反动的英美民間文学理論	Л. 塞姆良諾娃作 余 蕊 譯	(428)
后記		(445)

列宁論民間口头文学

邦奇—布魯耶維奇

一百五十多年前，在俄国就开始搜集和記錄民間口头文学創作。自那时以来，积累了非常之多的在我們广大国土各个角落記錄的最珍貴的民間文学資料。在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找到盎然的詩意和雋永的民間幽默的范例。那些关于普通俄国人的历史事件和令人惊嘆的爱国功績的民間故事，显示了我們祖先的生活和思想，显示了他們为俄国的独立和完整对侵略者的反抗斗争。那些反映农奴生活和習慣的大量記錄可以补充我們对于农民起义的知識，对于数世紀以来国内斗争——采取各种形式的階級斗争——的英雄和受难者的知識。

在这些民間文学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僧侶、对旧軍閥、对官吏、商人、貴族的态度鮮明的証据。十九世紀后半期和二十世紀初叶的記錄，反映了俄国工人階級的成長和1905年以及1917年革命前的革命运动的發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民間文学的發展給予强有力的推动，“真理”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各民族的民間文学”这一优秀的集子和我們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許多其他旧有的以及新搜集的民間文学作品的出版，就是鮮明的例証。

各种档案保管所所收藏的極大量的手抄本，本来应当吸引

我們學者的集中的注意的。文艺学家、人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本应当分析这屬於普通俄罗斯人的創作的大量材料的，不仅是把它整理好出版，而最重要的是把它加以研究和概括，从其中做出正确的結論。这本应当成为研究苏联各民族的生活和斗争的史学家可以搜到許多材料的最基本来源之一的。但是遺憾得很，民間文学資料的概括工作我們做得太少了。除了繼續搜集新的資料，填補这个空白是民間文学战线上的工作人員当前首要的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講一講列宁对民間文学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見給予研究人民生活这一極重要的事業以正确的方向。

苏維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我們在克里姆林宮人民委员会議事務管理局下面設立一所不大的圖書館，为的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經常可以利用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要的第一批書里面，就有达里的“俄語辭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它放在他的写字台旁边的可以轉动的書架上。他时常研究它，不仅是翻閱一下，而且聚精会神地讀里面引証的諺語、成語，并且研究个别詞彙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①

我向他建議从我个人的圖書里拿几本書，在我的圖書中收藏了一些民間文学作品和研究俄罗斯語言的資料。于是談話轉到我在閑暇的时候所研究的民間文学上面。当我告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的圖書里有相当精选的勇士之歌、民歌和童話的时候，他立刻表示願意看一看这些書。因为我的書籍还没有全部打开，恰恰还没有来得及整理那只装有有关民間文学出版物

的箱子，于是我去找杰米揚·別德內依，他有一个很好的圖書室，問他是否可以借几本我認为特別能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趣的民間文学的書。杰米揚·別德內依給了我一大包这样的書。当我把它們送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他很快地看了看每本書的标题，按題材分开，最引起他注意的是E.B. 巴尔索夫所搜集的“北方的哀歌”，里面第二部分是“出征、应征和現役兵士的哭述”。

“是一本在构思上有趣的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說，一面把“出征兵士的哭述”這本書放到面前。

那天晚上，我看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聚精会神地閱讀B.H. 多波罗沃里斯基編写的“斯摩棱斯克人文志”。

“多么有趣的材料，”当我早晨到他那兒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这儿本書我都草草地看了一遍，我覺得編者显然缺少本領或者缺少願意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把这一切加以概括和审查。要知道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写出極好的研究人民的希望和期待的論文。你瞧！”他补充說，“譬如在这里，在我翻閱过的昂楚柯夫的童話里，”于是他又翻閱了一下這本書，“这里面有很精采的地方，这才是我們文学史家应当注意的东西。这是真正的人民的創作，是研究我們时代的人民心理的非常必需而重要

① 在書信专集的“列宁全集”第35卷里，在369頁我們發現一封1920年1月18日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信里說，他看了一下“有名的达里辞典，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然而这是一本方言辞典，并且陈旧了。”他建議“編纂一部真正的俄語辞典，譬如說，現代的辞彙和从普希金到高尔基古典作家所使用的辞彙的辞典。”1920年5月5日在給波克罗夫斯基的信中以及通过人民教育委员会，列宁請他检查一下，他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所說的那件事做了沒有（35卷381頁）。

的材料。”

遺憾得很，这一次我没有机会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个问题繼續談下去。可是我懂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不止一次地說我在人民群众中記錄手抄本、故事、童話、傳說、各种学說的論述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作品是做了一件必需而重要的事情。我明白，他对人文学的看法是非常肯定的，他深刻地理解人文学的意义，所以他希望人文学的材料能够从馬克思主义观点經常加以概括、分析和研究。当然，他这意見是極其正确的。只有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使我們理解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数世紀以来的斗争、希望和期待的民間文学的本質。

二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这兒来，他注意到我書架上有几本自己装釘得古色古香的書。那兒还有几本比較是現代的書，也是自己加上漂亮而平常的封面。

“这是什么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問道。

“这是我在做人文考查旅行的时候搜集的手抄本，”我答道。

他拿起一本手稿聚精会神地翻閱了一下，他很注意那上面的人民語言、独特的文体、語法上的錯誤以及抄写得那么細心和热爱。

“这非常有趣，这是誰写的？”

“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我回答他，“这些作品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們在农民中間传来传去。”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我認为这个手抄本是十九世紀初叶写的，而作品本身很可

能早在十八世紀已經秘密地抄写着在流传了。”

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說，所有这些手抄本都是出自人民中間的一些不同作家的手笔，这些作家曾加入各种秘密的組織，即所謂宗派团体的組織。

“是的，是的……很可能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是十七世紀在英国所流传的。这些东西無疑是受了可能由于諾維可夫所出版的东西而流传到我們这里来的那种文学的影响^①。这种文学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传播得很广。要知道，我国早在彼得大帝时代，甚至还要更早就传抄这些手稿了。我記得您写过克威林·庫里曼的事迹，他曾在莫斯科传播从德国带来的手抄本，为了这件事，我們的僧侶把他烧死在莫斯科，就在这里的紅場上^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翻閱着一本本的手稿。

“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說，“我們的学者，所有講師和教授們，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癮的冒牌知識分子写的毫無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創作，可是他們忽視它，沒有人知道它，誰对它也不發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評述它。不久前我翻閱了一下考魯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目录以及他的俄国哲学圖書目录。^③那里应有尽有！俄国哲学家的著作的書单子有一指厚！洋洋大观！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虽然这是十九世紀中的十七世紀的思想——的作品書

① 列宁在这里順便說出的关于諾維可夫出版物的意見，是惊人的正确。的确不錯，在詳細地研究一些手抄本之后，發現了从十八世紀末的几个作者借用一些东西，恰好是从諾維可夫的出版物中借用来的。

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回忆1910年在“現代世界”杂志51—60頁刊載的我的—篇“俄国的共产党人的被焚死”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我收进“秘密团体大观”集子里，1922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7—23頁。

目却一点沒有。要知道，这比起我們許多許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哲学家的所謂“哲学的”胡說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願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統的論文的人嗎？这件事必須要做。因为許多世紀以来人民的創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們的世界觀。”

我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过是順便地、偶然地接触到至今他还没有看到的这些材料，可是他立刻就訂出研究的方法，強調指出最重要的方向：要紧的是担負起来，研究起来，做起来。研究民間文学——人文学的意义开始更明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強調概括的必要性，从所有这些材料中做出社会政治的結論的必要性。

三

“真是一本好書！”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那本特別引他注意的“出征士兵的哭述”那本書还我时說道。

“我聚精会神地讀完了它，这是極好地描写尼古拉軍警統治

- 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是指以下 Я.Н. 考魯包夫斯基的著作，这些著作是从魯勉采夫斯基博物館、即現在В.И.列宁全蘇圖書館：

考魯包夫斯基著：“哲学年鑒”（第一年）主要是俄文的、有关哲学知識的書籍、論文、簡訊的評論。1894年莫斯科出版 203 頁。

同上書（第二年）。1896年莫斯科出版 314 頁。

考魯包夫斯基著：“俄国哲学史資料”（从“哲学与心理学問題”杂志的論文編选的单行本，1898年出版，第四集，286—318 頁）。

考魯包夫斯基著：“俄国人的哲学”（伊別尔維格·海英采作序：“新哲学史綱要”，考魯包夫斯基从德文第七版翻譯，1890年彼得堡出版）。

同上書，再版，第一分冊；譯自德文第八版，1898年彼得堡出版。

时代、描写过去該死的穹兵鬚武、描写毀人的野蛮練兵方法的最珍貴的材料。这也令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尼古拉·巴尔金’和涅克拉索夫的‘奥林娜——士兵的母亲’。我們的古典作家無經常从这些人民創作中汲取創作的灵感。为什么不写一篇研究論文，研究軍警統治时代的鬚武主义对于农民發生了什么后果，可以用这些对服兵役的‘哭述’来和那些农民的歌曲——即那些逃开地主的庄园，逃避兵役，从兵营逃走，組織所謂‘下游的自由逃民’，在伏尔加、頓河、諾沃露西亚、烏拉尔以及在草原上結成特殊的伙伴、义勇軍、队伍，結成自由民的自由团体的农民的歌曲作比較。同样的人民然而却有不同的、充滿驍勇和豪迈精神的不同的民歌，有大胆的行为，有大胆的想法；他們經常准备起义来反对貴族僧侶、显貴、沙皇、官吏、商人。是什么使他們变成这样的？他們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他們怎样和为了什么而斗争？难道知道这些不是很有趣的嗎？而这一切在民歌中都能找到解答。甚至在这里，在这些农村中当着地主、当着村长、当着官长歌唱的哀怨的‘出征士兵的哭述’里也流露出憎恨，流露出希望的譴責的語言。透过母亲、妻子、未婚妻、姐妹的眼泪号召斗争。你瞧，这里有一篇耶尔皮吉多尔·巴尔索夫的可怜的小文章。他搜集了和記錄了这一切，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很可能这位貴族老爷还没有把那最重要的心里的話說出来。应当把那些隱藏着的、秘密的民歌、哭述、童話、諷刺故事發掘出来，这些东西一定会有，我們从这里边一定能找到很多新的东西以及也許是特別有价值的东西。”

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段突然的談話大为震惊。因为現在成千的民間文学工作者已經記錄的和正在記錄的無數作品的最主要的意义，毫無疑問就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这样的研

究。我满怀崇敬保存着这本“出征士兵的哭述”，因为它曾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中拿过，那里边的空白地方有他做的許多記号。杰米揚·別德內依把这本书贈送給我。如果力量許可的話，我希望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研究它，以便把它重新出版。

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出征士兵的哭述”的时候，对我說：

“这些記錄使我看得入迷，我甚至忘了这本书不是我的，所以把特別有趣的文字划了下来，那些地方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我高兴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杰米揚能有一本他做过記号的書将会感到幸福，我提議再給他留下一本。他微笑一下，說道：

“可是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非常想根据这極端有趣的真正的人民創作写一篇文章，因为这是真正人民的思想，人民的苦役般的生活！可是沒有時間。讓別人来写吧。”

使我很懊丧，他把書遞給了我，馬上埋头去看摆在他面前的文件。我知道只好和这件事妥协，沒有再坚持下去。

那天晚上我到杰米揚·別德內依那兒，我們一頁一頁地聚精会神地看这些用三色鉛笔在空白上划的記号，有些地方是划在个别的行距下面。

如果仔細地讀一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划出来的地方，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有联系的一系列的深刻动人的农民的感受、意見、悲哀和痛苦，透过这一切，有时隱蔽地流露出內心的勃然的憤怒和希望擺脫地主、沙皇压迫、迫害和几世紀以来的污辱

的火热的願望。

“这才是真正研究民間文学的方法呢，”別德內依惊嘆地說，“而不是鑽牛犄角，專門注意异文、重音、重句、以及一切我們給予無比意义的表面的东西。任何地方都应当应用政治观点，因为只有政治观点才能揭露人民跟压迫者——包括从地上的皇帝和天上的皇帝一直到小小的警官——的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尔索夫的序言的第一頁上用黑鉛筆划了以下的第五行：“每次征兵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处可以听到呻吟”，署着“搜集者”的“导言”第一頁上用黑鉛筆划了下面的話：“人民的血泪史”。再下面就是全書的“导言”，在第六頁上摘录了一句詩：

無上慈善的尼古拉保佑你，

又有一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旁边用黑鉛筆划了四道兒：

保佑不受拳打脚踢和挨大拐脖①！

在第十四頁空白的地方划出了一大段，我們把它抄录下来：

“被征的新兵带上脚鐐手铐在城里游街，然后安置在监牢里；供給难以下咽的食物，疾病丛生，最令人难过的是临死的时候得不到懺悔。”从引文的第一个字到“死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別用黑鉛筆划了三道。应当指出，那行有“得不到懺悔……”的句子，他第二次沒有再划，显然他認為这是搜集者的杜撰，对普通老百姓並沒有意义，因为即使在当时，老百姓对于教堂的兴趣已經不是那么大了。

再下面，在这頁旁边空白的地方，还是在这段的引文中，用黑鉛筆把以下几行划了几道兒：“許多有势力的人沒有征去当

① “拐脖”是北京方言，意即“打后脑勺”。——譯注

兵，——一个检察官向皇上报告，——被征的都是那些听话的和怕神的；从有势力的人中征来的合格的人被长官和书记官当作不合格的释放了，而且其他有势力的也不再征募，因为他们不是施了贿赂就是送了礼物。所征募的都是残废的人和不适于服役的人。”

“使人民最感到沉重的是，在征兵中，有一些和人民的宗教意识不相容的措施。有一道命令指示征募的新兵必须剃光鬍鬚。”最后这句话在“导言”中是用斜体字印的，并且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黑铅笔在下面划了一道。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斜体字下面划道，可以看出他是注意沙皇政权在新兵身上使用的暴力——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剃光他们的鬍鬚。

下面好像是这段引文的继续，在十五页的右边用一条整线划出以下几行：

“俄罗斯的鬍鬚，这是自然的护身符，它可以保护呼吸不受北风和坏天气的损害，所以它在我们的历史中得到深刻的意义；它曾成为尊敬和迫害的对象；它曾成为立法对象；它曾使很多人受苦受难。”

在二五页上有一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黑铅笔断断续续地划了出来。为了明了划出的地方的意义，我们应当把前面一句引出来。这一句是：“自从彼得大帝变法以来，士兵逃亡现象特别频繁。从1713年开始，制止新兵和士兵逃亡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下面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划出来的：

“命令把逃亡的士兵打上烙印，在他们的左手上刺上十字并且涂上火药。1716年曾限逃亡的士兵在一年内归队；如果谁不利用这个优待的办法，即处以死刑，而收留逃兵的人应即褫夺职位和没收财产。1717年，对服役不满一年的逃兵，命令罚以一

連三日通过一团人的鞭笞^①；对服役已滿一年的逃兵，則施以撕破鼻孔，鞭打，然后罰做划手的苦役。在整个十八世紀都施用这些严厉的法律。据人們講述，对那些逃兵的父母也施以相当可怕的折磨。把他們鎖在椅子上，椅子寬二尺，长三尺，在椅子上挖个洞，用六尺多长的带鎖的鉄鏈子鎖着脖子。或者迫使他們光着脚一連几个小时地站在冰上或雪地上，或者發明一些新的拷刑。下面举几个例子：叫他們挖冰窟，然后再挖第二个，二个距离一丈来远；然后在父母脖子上栓住繩子，把他們一个个放进冰窟里，拉直了繩子，把他們拖出来再放进第二个洞窟里。不仅如此，还餓死他們的牲口，揭掉他們的屋頂，甚至推倒房屋……因此，父母只好逃亡，宅院空無一人。

虽然有这一切可怕的刑法，可是仍然还有收留逃兵和拯救他們的善良和勇敢的人。

在講到給逃兵打烙印的头几行，在頁边空白的地方划了几次，并且特别的黑。

三一頁开头的句子之后的几句话：“人們忘了，他們是住在为了掙得最低的糊口就必须使用野兽般的力量、并且要像馬一般拉紧繮繩的国家里，”从“为了”到“国家里”下面划有黑鉛筆的道兒，并且在这頁的左边打了一个短短的豎杠。

在三二頁上用黑鉛筆輕輕地划出了下面一句话：“我們的人对教堂当然是不理解的……”

在三三頁左边空白地方，在沒有划道兒的“無限仁慈的尼古拉保佑”这行后面，用豎杠兒划出了以下两行詩：

你可爱的亲生的骨肉啊，

① 即一團人排作兩行成一通巷，犯人从其中通过时，每个士兵用樹条朝他脊背打一下。这是一种極慘酷的死刑。

保佑你不去服那万恶的皇上的兵役。

在三六頁左边空白地方用藍鉛筆划出以下几行：

“1849年12月14日至聖的厄尔，大主教伊尔庫英基讀了这些對話^①，亲笔写了以下的話：

“在讀这几頁时，心脏都为之顫栗了，讀完后，关于当时的政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

“Ecce vultures! Sed illud
Inter hos tamen interest et illos,
Quod cadavera vultures moventur,
Hi vivis quoque detrahant cruorem”.^②

在三七頁右边空白的地方用一条直綫划出了下面这样几段文字：

“只要沒有战争，軍事操練就被提到了首位。把軍隊的主要目的——保衛祖國——忘得干干淨淨；兵营变成了應該教會士兵学会徒手操和軍械操的軍事机关。要士兵們学会双手紧貼褲縫笔直地立正，学会均匀地起脚落步，学会肩挨肩地看齐——士兵的威严就是靠这些品質来决定的。士兵被当成一种机械化的工具。他們变成了取笑的对象。难怪有这样一句家喻戶曉的格言：‘战争害苦了士兵。’

“就是現在想起从前士兵們过的那种生活来，还令人覺得可怕。士兵們身上的伤口和鮮血滿足了連長和司务长的那种殘暴貪婪的需求。樺樹条、棍子、刀背、鞭刑^③，这些就是用来作为維

① 这里是指手稿“1743年战役加列尔战艦上两个士兵的談話”。

② 拉丁文：“那是些鷹子！但是鷹子与当局（我們的敌人）之間的不同，就是鷹子热中的是死尸，而当局却拼命地折磨活人。”

③ 參見本書第11頁①注。